翠娱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

先師鍾退菴文集敘

楚鍾退菴先生督閩學時余受知最深漫有水乳之投旣而先生以艱歸送江滸而別忽忽然

思裹數月糧笈從先生
于衡嶽之間而不果遂
三年而先生沒墓草蔓
矣而余南北舟車未遑
絮酒即車過腹痛徒虛

語耳久之友人譚友夏
徐元嘆寄余以先生遺
稿及晉書史懷予刻之
吳闕毋撫遺編未嘗不
潸然出涕也今年余篋

海四明會錢塘陸生雲
龍彙刻先生全集陸生
之志猶余志乎乃書爲
序余惟古今文章無孤
行者必有與班猶敵國

然而後之班者課名實
畧同異權之衡之乃可
準今而傳後夫一代中
灼然名世者不過四五
人于四五人課名實畧

同異取其人而班之夫
登易哉在昔曰兩司馬
班兩司馬而舒向之徒
別論矣曰韓栁班韓栁
而翺籍之徒別論矣曰

歐蘇班歐蘇而輩石之
徒又別論矣余豈敢謂
驟定之者輕久定之者
重而將定將不定之際
正不知費幾許推敲度

余觀於先生抑何至今
未有班之者也然而先
生之人文于此可得其
概矣先生詩不摹晉唐
亦不摹漢魏文不摹唐

宋亦不摹兩漢傳不摹
班馬記不摹河東銘贊
書牘不摹昌黎玉局以
爲雲雷風雨亦復闢䦨
晏然以爲千條萬緒亦

復于海朝宗以爲羽化
飛仙亦復人間遺舄時
而隔月經年不輕落筆
時而杯酒桃席咄嗟立
成廊廟水山皆成高妙

嘻笑唾涕無不神奇昔人稱永叔非孟子韓愈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余謂先生卓然自成一家亦鍾子之文也先生著

書極富是故紙陳言塵
埋土掩一經點綴便覺
鬚眉欲活如史懷詩歸
三注抄諸書流傳海內
即鷄林毳窟稍習筆研

無不購先生書者最後
研精楞嚴著如說十卷
即已明生死之大關登
菩提之覺路眞所謂辯
才無碍者矣至其天性

忠孝惟務讀書以求實
用于朋友一道眞視爲
性命遇友人片言有當
于懷終日尋味無不逢
人項說者惜戹于大用

未盡有所表見先生之人之文俱一時未能拍肩若此余寤寐先生友覆其班先生者不可得良以外饒刻劃則叔敖

之衣冠也朐鮮佽昂則
周媒之兩譽也俱無當
焉太史公稱長卿上林
子虛賦得諷諫之體柳
州得退之所寄詩先以

薔薇露盥手薰玉蕤香
然後發日讀大雅之文
正當如是汞叔讀子瞻
文曰老夫當避此人放
出一頭地惟其愛服不

竊故伯仲相等有能與

先生班者余奉以爲師

崇禎丙子歳冬仲至

前五日閩中門人許

豸頓首謹書于明州

官舍

鍾伯敬先生合集序

楚鍾伯敬先生向有隱秀軒集所謂删損之餘所刻已盡去序似無可附者幾幾乎精金粹玉哉後有遺

稿所謂不要緊處偏有深
致後死者不可不爲旁搜
者也予向已梓其小品今
復合而梓之評之序之吁
嗟予品識卑下若寸莛洪

鐘亦安能如先生評史評
詩别出作者聲響苐嘗曠
觀明文若有于先生獨契
者蓋明作者林立其間高
者固多卑者亦不乏倚門

學爲腐爲勦恃才識爲鑿
爲佻纍積骨董格不奇氣
不奇祗以字奇援結譽髦
思不勝韵不勝祗以兢勝
今日諸子明日六朝抹粉

塗脂笑是倚門裝束朝習
六經暮習兩漢南轅北轍
悲哉岐路奔馳沓拖晦澁
真睡魔之招壓架塡牀堪
覆瓿之用祖龍一炬惜不

爲今行之旦杜之不文韓
之不詩求其兼才葢寡則
夫學識並擅詩文兩隆無
所因附卓然一家誠無如
先生也試𣄃其集論之㾊

爽氣多渾穆氣少雋永味多醇醲味少秀穎句多古拙句少予不敢高而抗之兩漢即先生亦不自失其已故作邯鄲步也乃讀其

諸論不嘗發左氏班馬之
未竟鈎其隱深而出之乎
冷眼顓心直具史之才識
至諸序廻環應照格局皆
超不經意語中俱伏深情

與旨讀竟令人恍然合其
誌傳觀之肯刺刺多作諫
語歟此其品又託文以見
者也他若尺牘寫情晰事
笑語宛然銘贊刻象繪形

鐫鏤酷至粗服散頭靡不皆好豈直照映一代耶爰及詩集無語襲唐無一語不甲唐羅其衆體不狃一家融會諸長獨成一是三

湘七澤洪洞中不乏澹遠之致九嶷三峽瑰奧中儘饒森秀之觀爲靈爲厚恐無以加一披閱未有不破愁作歡起醉成醒斗酒爲

盡唾壺幾缺也且今之以
文人之自命者大都爲花
鳥之流連儕偶之酬倡迋
理學而薄經濟先生雖亦
以山水友朋爲性命其眞

經濟束不一見然未始不
隱躍于楮墨間此更不可
以一文人盡之也予方有
皇明大家之選固不敢登
先生于中以阿所私而要

之自闢天地不落勦腐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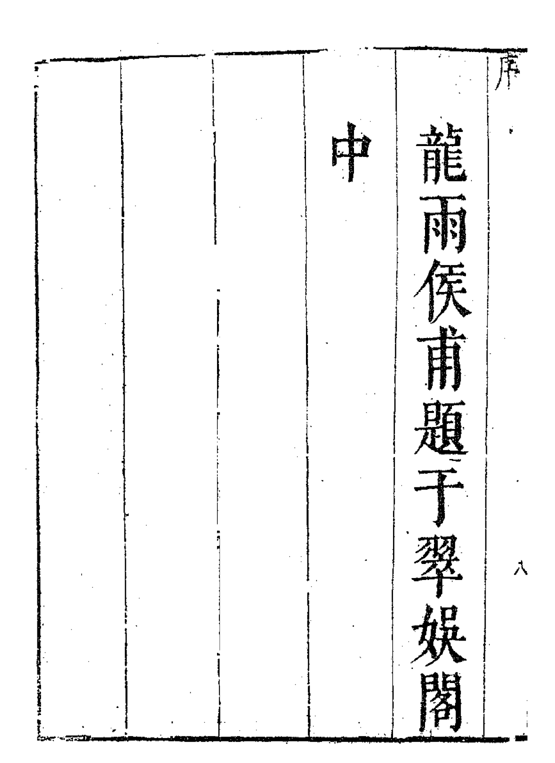
習珠聯璧合光怪逼天有

目當具神賞耳集爲文幾

十一卷詩五卷皆併遺稿

合之而成全文自足珍固

不佞予之許而顯也聊爲
之序以誌予所獨契更以
望之世所共契
　　　
旹
崇禎丙子春季錢唐陸雲



龍雨侯甫題于翠娛閣中

鍾伯敬詩文集叙

伯敬先生旣以視閩學政出裒其新舊所撰著詩文若干卷合而名之曰隱秀軒集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海内無不知有隱秀軒者而隱秀軒之有集也鍾先生之所撰著不止于集之中亦不盡出於集之外也鍾先生旣以自定其集而手以授余曰是亦可以傳矣夫不可傳而求爲可傳者世方不佞是藉焉不佞何藉此也故夫序之可以已也鍾先生旣不欲世有序隱秀軒集者世實亦無有能序隱秀軒集

者抑澤也支離憔悴人也於梓是集也竊有志焉無名之名不文之文以糠粃爲珠玉導可乎葢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多有學爲鍾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遺其神情以寂寥言精鍊以寡約言清遠以俚淺言沖澹以生澁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余以爲空則有之靈則未也使嘉隆之作者幸而裙襦獲全含珠無恙而使今日之作者不幸而刻畫眉目摩肖冠帶波流風靡此倡彼和

有識者微反脣于開先創始者焉則何不取隱秀軒集而讀之也其中片語隻字有不本之經緐之子輔之史集根理道原性情者乎有不暢之以氣琢之以辭約之以格無促絃無窘幅人情物理事在耳目之前而想不窮天地之幻者乎人累篇所不能了者而一二語能了之人累語所不能摹者而一二字能摹之披文相質眞所稱日新富有變化無方者也故不聽鈞天之奏不知擊缶之爲細響也不覩鉥衣之彩不知被褐之爲粗陋也唐齊已好慕韋蘇州效其語

以贄一再讀輒棄去不省覽後乃徐出其故草以進大加賞識曰子奈何舍故吾而學我人之針芥相投臭味相合大抵在風神清濁志氣通塞必不在章句聲韻間令世之爲齊已者政復不少先生其何以待之余之梓是集而序之也非序先生之集而序世之學爲先生集者也先生爲人落落穆穆涉世自深出世自遠意不可一世而獨屈節好余卽其好余也其爲落落穆穆如故也如先生者徼獨其詩若文卽其人亦眞能爲空靈者也昔有人精持內典嘗以手指

畫空中書寫文字人去而經書處自然嚴淨雨不能
濕古德猶惜其中滿字化為半字噫斯可為空靈之
極矣知此義者乃可以序隱秀軒集也哉
天啓壬戌六月旣望虞山沈春澤撰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合集目次

卷之一

賦

序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燈花賦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爐爲限時庚戌九月念日

夫何蓮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焰而擢蔚惟青蓮之寄生于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釭以爲蓊兮瀉蘭膏而作渠榦寸蘖之柔心兮儼碧筩之挺

夫紅芙於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擷之簇簇巨輪囷
以象華萃緗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
如雨而新浴雖蠙珠之流曜兮或結綮而翳乎太清
乃恐微靄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
挑兮懇警條而落英背檽隙之商飈兮慮乍定而忽
驚俄靦踑而哉生兮終然華燁燁以敷榮愚彼宋蛾
之貪明而羣芳兮斅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錢氛匪
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薇乍虧若離若續疑
裔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濯夫若枝散幽藹而

不得然似圖
賦

結孤秀兮宛翠毦與金支綴春花于火樹兮豈若獨埜之秋持然青𦾔于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垂曰微輝吐欲毫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孫兮日有遠期晤言道兮

尋常泥于賦之爲富不大爲微事以表搏必綴拾奇字以見異其于情趣了無可味然試遡于騷餘賦始之初固如是乎似此聲光色焰絕勝沓拖萬萬也

鵲巢賦

槃舟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木而悵之蚩蚩並育之意憯然著于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牖戶綢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刑路衆林

無情有理

童然偏何獨茂盎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
彼樵者之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怨曰覩巢卵之相爲
命兮羌更意而褱顧曰予曰室匪木曷據曰葉曰枝
匪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不慮
辟彼伯鸞之借枝于廡下兮暴客過而及步匪伊門
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夫旣或惠我以美陰兮
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動于物類兮獨並存而
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鵲棲棲疇導善氣疇遏殺機
生殺感應唯危唯微充類循本靈蠢同歸人天沙界

佛土王畿。示無戕和探鷇折枝。

立意在巢柳之相依。故不以摹擬見奇。

○○○秦淮燈船賦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于兩傍畧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纏聯舟令其艣尾有非一舫火舉使作如燭龍焉巳散之又如鳧鴈槃跚波間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賦耳

集衆舫而爲水兮乃秦淮之所襯借萬炬以爲舟兮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兮水欲熱而火欲

前溪

曲終人杳江上峰青

寒聯則虬龍之蠢動兮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擯散則鶺鴒之作陣兮羌左右下上于其間觀其蜿蜒與喋唼兮載萬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于鱗羽之内兮樓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惘悦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迴環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水自安亘日火水杳兮生星月兮聲光雜兮睛瀾壓兮照幽洑兮潛怪怛兮聰明逵兮作津筏兮彼楚魄兮宛滯豁兮

恭嘗親燭此事見寫專之酷肖至動去水安更發

出景物何常之悟。

三賦無一閒語泛語。與鮑謝之流。

皆但因品題而至

○○○蜀中名勝記序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烟朝暮竹柏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覜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爲山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

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通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遊爲邊防爲名勝諸種予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水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釋其柔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辟之奕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子也能使縱橫取予極穿插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

緣述[illegible]事盡之矣

揭[illegible][illegible]而致趣

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跡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由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作者地理趣相生權實相馭是爲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人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

生乎蜀可也

伏波聚米成隴蜀之形光武亦就米中得之則迹象之間固可以暴山川之勝能者暴之能者得之耳然去其嫩婬我山靈者使露神骨亦大費剪裁矣語語能得紀著者窾綮其行文玲瓏矗上倚伏迴環恐不下青城諸勝

可爲东官者慰

○○○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于夢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于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録其一二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寛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喜可愕者選言簡

非能工言易
及此

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緝之難于自運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與觀此令逃作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余所謂采緝者餖飣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卽倖之

而操之時義未易言也。

自用易而用人難。此能言其痛痒。

即是一體

如此方是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于大學文王周孔之于易以至左氏公穀之于春秋皆注也凡注之爲言依于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所注者而不能爲書離乎其所注者而猶能爲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爲注而後人不能以注之力爲書則以

古人重于覩其述而後人輕于覩其作也故予鈔三注而重有感于述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說也書宜首經次史次說子于三子世焉何居曰巳離乎其所注者而直為注矣直為注則其次視諸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在三國諸葛君之綸羽在新語道林夷甫之清標在水經則江河之蛇驚委迤迴合而歸于墟也文心文致罕有與儔

清辨攝世說之標蒙迴有水經之致

快論

戰國之文多以強詞奪理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于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于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

趣之一字以評其小品則是

文則是理者事詞之祟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如此能全得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臥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況其下此者乎夫文之于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

運動以生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眞學問眞文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諤諤然于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諷易以已所欲言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

孫共源本批
批有如
此本蘇子所
以文而與

病戰國之文無當于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聲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即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策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老泉好孟子此蘇家文出戰國之原也

奔溢得蘇家之氣轉關得蘇家之快吾更欲以此廢蘇氏矣

工以選爲歸

選之關係不小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豈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

精神非關途徑途亦不能盡精神

此言可以爲婦

只是精神不能照古人

者之意與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眞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

欲用人之精神不可不竭已之精神

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眞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内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眞詩所在眞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

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為之一易而茲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

牧夫遊女之詩傳只是其精神不可磨滅也嫻于御習而明于偶拈是在選者之善遇之若只以字

句爲工。那可遇之。合友夏序讀。可見兩人之苦。而

詩歸眞可爲準矣。

吾更願讀詩歸者。更有得於鍾譚之外。方爲詩歸

之功臣。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月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繹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

典乙卯黜試也牘成臣明欽首爲言矣臣惺復何言
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于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
之名倣于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
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領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
跅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
生者其于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廪于庠而歲貢諸宗
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于孝廉之下而不爭
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
而意甚微者全在于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

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柰何不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于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士自爲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得致于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于士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于無言代爲之計而預爲之所有甚于士之自爲全自爲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

自視持重

懇摯

欲以事君而孝或衰于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武變于聚祿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斯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況　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取必于三月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于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下以勉士。即以告　君。使一毫聰明排調使不得。
葢其體如是而適如其體。
孝廉二字說得警動。

國家不過智者法不備簡明不慮愚者法易行兩語盡立法肯綮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極敝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爲矣有人人焉欲起而爲之已而卒無不爲爲之而又不勞餘力者是其于所以爲之之道必共仰而思之也至深至賾爲智者之所不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簡極明爲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而後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下粟強半仰于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苦中于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復積見引積

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無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困全以爲奸民利吾楚滄籌袁君佐計大農疏理十議太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上期十年盡盡復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法即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矣如洗疴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戶頭紙上鑿鑿必可經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爲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中撓之君不爲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

害中關利害猶在利中察占無非利矣語微妙

事疑也惟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于趨而或苦其多于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强其所苦畫爲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欲盖向以四十八萬有奇新引聚責于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二百餘萬超掣之商不妙于害之中開之以利妙于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令甫具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萬數月而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萬補司庫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桁楊呼譽不聞于庭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

此段愿極明
爲懸者可共
知

應深容爲智
者所不及謀

恐亦於常情

語曰民之趨利如水走下非民之樂于輸利在輸不在適則舍適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向謂其不可為者見其為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而疑有他端焉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蹶為程今貴人而抱沈痾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無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恙除彈指而復起為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拜藥投軀破産及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談笑而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久費之不奢而不以國醫酧之也豈有是哉大抵人

喝提出應

應愚者一段

任事者一片血忱眞難質于旁觀

見謂不可爲之日自有難而易者而人第懼其難及爲之不勞餘力之日又自有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豈能一一告人哉夫法之極簡明未有不出于極深密者也人見夫綱冊之行爲愚者之所共知而不見夫所以有此綱冊者非苟而已也所見者易之所不易者又不必見獨鹽法乎哉抑聞之庖丁之解牛也視爲止行爲遲四顧躊躇乃在遊刃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其設心難易之序先與後有絕不與人同者今日鹽法至此是亦君遊刃餘地

無限感痛婉切可思

之後也難易兩者君何擇焉嗚呼獨鹽法乎哉

照應心深開陳莊重舉止全然大家

設兩疑以起議

〇〇〇留臺奏議序 代

留臺奏議者輯庚戌洛中所選南臺諸臣奏議之言也故事推臺班長者一人序之某以次當作序不能辭拜手陳言曰某于今庚戌洛中留臺奏議而重有感于言路之際也國家之有兩都如周鎬與洛其設亦不能有所軒輊而言官尤重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選隨俞隨就列自　神祖末年鄭重遲廻幾與大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始得旨不知者曰　上實有所疑知者曰　上實重此官而用之如不得已夫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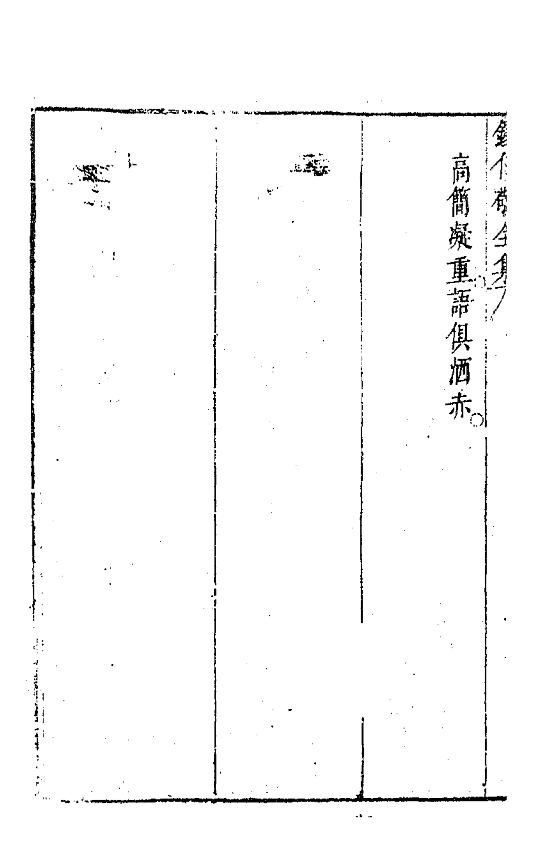
不[illegible]已敘

[illegible]字[illegible]不自

[illegible]自靖之源

與重之九天之上九淵之內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抑聞事君者曰自靖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上有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子之所謂勿欺而犯者也顧在留臺難言之矣留都與燕京並稱其于春明門外猶然天涯也匪惟九關之視聽最高有所不能下周而諸臣之耳目漸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有京都之名而形近于省會官有近臣之責而勢疑於外吏即風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路及傍人所以諒言官彼身當乎此者其胸

中口中口中豈可全恃此四字哉今觀庚戌容中之在留臺者若而人其人若而年其言若而篇近自宮府遠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政事之修廢言人人殊其間水火之相濟而琴瑟之互調本之以自信之心而出之以不敢自輕之品自不可掩于筆舌之中而或可得于語言之外苦心深計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鑒之者雖然爲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都之臺臣尤難故其于序留都奏議而重有感也



高簡凝重語俱洒赤○

信手拈來已
見珊瑚入掌

○○○詞林海錯序

今夫饗客者爲可繼也爲可遠也則其具不過曰穀曰畜曰鮮曰果蔬而已穀徵諸田畜徵諸牢鮮徵諸陂果與蔬徵諸圃何其近也至錯之爲言以珍異得名則將問之海何則其爲質異則其產必遠所產遠則取之也艱所產遠而取之艱則其勢必不能以多得友人夏茂卿著詞林海錯快心悅口乃遂至十卷不可謂得之不多者矣嘗聞秦晉之人得蟹之枯甲懸之戶以驅鬼斷瘧不經見故也而洞庭白小風俗

趣而巧

以當園蔬闇之窶人啜江瑤柱磠黃與魚蝦無異也
茂卿舉孝廉不仕養志讀書其人文行君子也胸中
服整出其餘地益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錯于游猶
之田之穀牢之畜陂之鮮而圃之果蔬也世人讀茂
卿書不識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題之夫廣貯迂搜
橫陳奇集此博者事也引義觸類宣滯化腐通彼我
之懷聯述作之交非博者事也益有通識慧心焉三
家村中暴富兒見貴客至傾筐倒庋剪砌餖飣几案
陳陳而寒窘之氣常見[illegible][illegible]之中高明之家座客

常滿萋萋蓮㒓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餉客而門以內常覺充然客不躐逆其中之無有此服整之說其所由來深矣豈可爲博者道哉持此以讀茂卿書十卷可也數句數字可也

布帛菽粟之文自有鮮雋之味探錯于海自與常食不侔也

習而不察

〇〇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曰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扇卷行冊無此則無徵無徵不信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爲紙以良鋏爲利頴柔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蛔脂諸料爲仲將之墨以說文爲語孟六經以韻會諸書爲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諸文爲子史引據以印藪諸書爲歷代文章正宗雅俗關識妍醜關趣健弱關力偏該關學正傍關派雖小

那得以小道
滿之人

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盧貝乘篤好此其好事收藏
賞鑑慮無不放古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畫皆
有專名印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減書畫嘗聞顏魯
公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苟可
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想于印章亦
然貝乘曰善于明則有之始文三橋嗣則何雪漁所
得才一二枚既交新安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
稱能品朱文乃推劉前劉爲朱文者爲李弄丸所作
小玉章如豆粒腕力扛鼎客燕時解一貂帽及篋中

善哀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而玉章則程立伯獨
耆嗜乎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者一二枚。靑鳳
一毛不爲少。多至數十枚。則白狐千腋不厭多。貴則
寳馬瓶珠之購蘭亭不以爲難。而賤則五斗豆買蘇
公醉翁草書不以爲易。要以佳者期于遇。遇者期于
得。是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潢成
一精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半。某石。某
玉。某銅。出某所。其爲何所人作。而屬余題其所以。昔
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

取諸書而質半取諸石具二家之體而微者其惟印章乎貝乘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名其齋曰語石可謂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具好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畫之有印記猶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即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貝乘笑曰余姑取通侯章佩之肘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後化爲坻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離人間爲傳器即其章不復存而印識于紙者宛㕷

或得而賭之是爵土之壽不如金石而金石之壽不如紙也夫印在金石碑之墨蹟在紙則嚮搨粉本耳君其亟取所最賞者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

雅俗數語見識身兼封爵數語見趣急就之中猶自有韻

○○首楞嚴經如說序

夫妙性眞如是謂大佛頂見相永離大定堅固斯名首楞嚴菩提始滿乃始中終之所不得異而過現未之所不能殊也頓圓通止趣一途修證必資薦行所以用果爲因故因曰密因諸經所同而茲稱異乘因得果故義曰了義諸經或略而此獨詳行此乃能成佛眛此無繫結經然舍利得秘記涅槃兼圓覺聲聞而畢竟阿難請最初方便雖內秘外現而俱遺斯何以故願樂欲聞蓋法華成功而身已退追譚中路所

經楞嚴就學而志無前預斷化城之想結集者明眼利根棄小舉要贊几既迴而述來宛爾法筵未散而看去了然故陳義不待其終開經巳示其極括五十五位中約佛子善超之數語而圓通之法巳見前矣就二十五聖內衆目連拘絺之六尊而圓通之人豈外此乎古今名宿分曹竪義殫力粲微互有短長交相補救通聖凡之驛騎作迷悟之津梁傾意義之幽深會者未易卽文辭之巧妙滯焉亦多如初次徵心語未終而忽及莊嚴之路再番顯見肯未明而先放

佛面之光廣陳七大圓融之滿教獨拈三科見識之偏辟若不達舉一例餘之法幾疑爲衍文脫簡之條近三懷法師說法以辨才無礙妙天下而不注一經人問其故曰和尚先不識文理安得注經若不得已以文士之筆代僧家之舌庶幾相濟不致兩傷旨哉斯言幾于無我夫行文之妙徑難解已如斯矣況析理之深心要眇當何似焉要其大槩亦略可言舉開闢之大心作攀援之妄想幾次破心本以追捜賊首七番覓處公然黨護盜竊猶欲借阿難不定之辟用

以混如來無方之體。抗佛尤深。叛經斯甚。生死之本。根有二緣。心最粗。業識爲細。豈容一往無分。菩提之途。路無多。眞心獨露。見性自除。焉得兩存。不廢旋妄而得法。恐所旋者豈七番所破之心。合湛而至不搖所合者正八識所邊之際。見見何時乃如來照生相無明之候。聞閧何法。斯菩薩入見前寂滅之門。衆生卽佛。而世間語言。未可入其知見。萬法唯心。而藏中體性。何嘗雜彼色空。從破自破他。破共破無因。悟生滅之本無。故曰聞曰思曰修。曰如幻證圓通之不隔。

無和合無不和合離無可離非因緣非不因緣遣何從遣見在業果衆生遷流誠爲有故未有山河大地能所定屬何人茍不詳其相續之咎終難豁夫忽生之疑衆生緣斷而因且不生諸佛覺全而迷豈復作細惑既除諸魔自遠第現業惟行可銷宿愆非咒不敵既從頂出卽是佛身立見邪逃豈關魔號言思已斷證悟斯存等妙前之頓漸境自分明乾慧後之淺深人多混濫諸天因地不眞何以寄回心之聖二乘取途非錯何以墮邪見之流卽數處之覺迷關全經

之明𣊓豈宜自信粗心不務深通實相以此不揣頑
冥妄希信解研討五年栖尋衆典永新賀居士中男
慧性辯才深心閱覽昔聚白門演說者數過中采閣
署披剝者四句辨因果于茲經析異同于諸教較如
觀果快若拈花自謂𡾰衷所蘊非緣予筆不宣亦恐
遺忘勉為疏繹七卷以前已懷强半八卷至末賀說
居多諸家舊解義已安而文未圓者通其違隔酌其
複單幾同易稿劣得成書是歲冬居士來楚重事推
詳猥蒙證可因取經中如所如說之語名之如者准

傺五部之一也。

法幢對對飄雲。寶絡行行映日。

亦足服于識力

經國徐術言之可託以不朽者

言而無效與空言同

○○○南州草序

昔人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合體用兼華實之言惜今人于所謂立言不朽者直以詞賦之言當之無論視立言爲浮且淺適使簿書俗吏薄視文士爲無用則此語爲之此不講于經國二字之義也然謂文士爲無用而欲專以無文矯之此亦不足以服文士之心愚以爲文不同有知其不可見于事而姑托之言者有不甘徒託之言且欲見諸事而卒以空言終者凡此皆文士之文不足道也世不有巳

文章經濟合
者

見于事又能出之爲言意所已及乎能追之足所既至乎能道之負至暢達救之有緒讀之成章使天下謂用世者不必不文而能文者不必不能用世欲求其人以實之而未易言也南京光祿徐德夫先生者今之經國人也成進士兩爲令有兩爲令之事因而有兩爲令之文已爲南功典內計稱平而核有爲功之事因而有考功之文晉光祿少卿有光祿之事因而有光祿之文其體爲公移爲奏疏爲書牘其流爲序爲記爲銘爲諸雜著而統名曰南州草者姑從其姓

立言如此既非杜撰亦不泥古

死折

以爲集也愚誦之數過而始得其條原本傳章錯綜時宜大都一事之起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抹不敢目之爲文而要不可謂之非文既已謂之文矣而終不敢直以爲文愚嘗謂文莫盛于漢漢有兩司馬今槩以文人目之若長卿之文吾所直以爲文者也至于子長之史論河渠天官封禪以及春秋戰國之用兵衛霍李廣之禦虜本末原委令之職其官當其事者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否今槩以其文讀之其最枉者平準一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

紀綱風俗相因相反之故略具其中大意言漢武之生財鬻爵鬻獄而不效鑄錢制幣而不效酎金勸輸而不效以至平準已行而猶不效乃以貨殖一傳收之論地利物情人事如指掌若曰生財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救者也乃謂家貧不能贖腐刑而致羨于富厚也豈不謬哉大抵古人之文或未有其事而先言之或已有其事而後言之然未有可託之言而不可見之事者若徐公之文正所謂以經國之大業爲不

詒謀之法一夕得訂之史公不爲[illegible]

亦惟古人故深

言非鑿空摹擬而得

于此出京兆周匝且有法

朽之盛事予之序其文亦以使人知既見于事又能託之言天下猶有此一種之人爲此一種之文于以紓經世者之氣而服文士之心結俗吏之舌也夫文錦以飾婢工以嫁婢而拙于嫁女金錯以飾櫝明于售櫝而暗于售珠若夫女如尹姞何妨于文錦之姘珠如隋下何妨于金錯之櫝哉然則公之文止此乎未也公之事聽于官其文聽于事公爲京兆有京兆之事自有京兆之文國家多故鄉用方新由是而之焉居是官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文公之文蓋未

有已也

風雲月露之詞亦如風雲月露之易盡不則亦以小道視之信晳心經濟者之可傳至原舊章綜時宜以文聽事貞必傳之訣

轉筆靈快

眞師生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閒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奕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鷙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取媚能振

為出一箇快人

文勢亦有不留不能隔者

世其氣宇朗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巳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腸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嘗讀何思先生集有才不能竟其品者大要一如其品藻而不諫

摘出主意

求工易落纖巧

〇〇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爲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于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爲詩則欲有詩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趣與其所矯以爲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㤝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

先達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眞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爲名無損益于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爲之不虛而力爲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巳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爲詩之所止彼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于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于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爲詩者所以至不至之故皆不出此闇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

此其所以工也

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為詩似其為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過于同能而兼長者遂其專請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不欲使有聞于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擣穴銜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為不及獨往不已寧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薇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為詩不能有名于世則已幸而有名于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

其人者爲之深省內愧焉于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是卷一無意工詩而自工作解蓋作詩有趨名之心則躁有失名之懼則餒均爲性情之累不足爲詩也

簡賢　　立案

○○章章甫詩序

庚戌予舉南宮時禮俗如蝟座師雷何思先生偶試余毛詩六義予次第奏之先生頗笑吾以占子胸中暇整居官精勤一端耳予媿不能當而服其持論居都讀書作詩文不以為玩物適景而以為消閒習苦之助然予閒曹耳予友章章甫少喜言詩淺深喧靜無所不入歷試奇蹇去而為盧江令精力于職見以為理劇治煩有上下聲而頗不廢詩能舉其舊業守而勿失今夫世間一切淫靡浮媠之故為秀才則妨

餘詩不爲
備作史選
後者于此

[illegible]

舉子業若官則廢職務吾未見世之爲秀才與居官者能不耗其心力于淫靡浮婧之物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移而歸之詩豈不寃哉予與章甫少同筆硯結婚姻長各通籍未嘗不移書勉以勤愼守官章甫報予以詩一帙曰此夫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云爾予益以知章甫蓋有悠然于胸中者而能精力于職也考章甫政者讀章甫詩可也

清新如韋杜之詩

落想有因物
賦形隨勢作
態光景

○○玄覽集詩

玄覽集序者序吾楚督學馬公覽于玄嶽集也序曰楚蓋有嵾上山云其嶽曰玄玄之爲言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者其爲跡也必顯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如五嶽是也五嶽者六經也玄嶽則柱下幽與幻眇之言也六經有理有數有事而柱下之言曰玄嵾山奇過五嶽而名位遜之則玄之爲也不依楚人官狀行爲名其于遊頗便乃便車所至山川得寓目焉至玄嶽蓋與弟恮及友人譚元春

屢要言而曾未果也不佞盖猶以經生心眼處山水閒與山水之爲六經者則口之目之足之手之而杜下之言或河漢而未之及也古人有言神情與山水相關相關者何也所謂方寸湛然玄對山水者也馬公爲楚文章司命公之文章出于山水而其爲山水也出于玄是以斯遊斯集其詩若文若賦舉而名之曰玄覽有味乎其言之也始吾友蔡元履遺予黎上草其言曰吾與督學馬公盖先後覽兹山焉吾之爲兹草也僅舉其名而馬公之集已旣其理今年春公

[illegible]與之辨

詩亦集中之佳者

始寄予玄覽集讀之匪惟無車馬氣並無牲璧氣匪惟無牲璧氣並無宮觀氣匪惟無宮觀氣並無泉石氣匪惟無泉石氣並無雲霞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至哉始信不佞之不得至于斯山者非形不能與之近而神與之遠不佞要謂予遊以去秋詩曰八月氣方肅千峰理必幽是亦知嶽之爲玄者而卒不果遊又曰巖泉逢靜者靈脉必生愁則若專爲馬公斯集言之也客曰予六經儒人也姑先五嶽而後取馬公斯集作司南焉其可也

○設喻固玄寫玄奇切○

入黃秀逸文心百出

○○黃貞父白門集序

自白門以往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于山水者故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無踰于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討其山水之爲清深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謂人情私于所至所見而不能達于所不至所不見也云爾及觀吳越人之遊白門與夫遊而不欲去乃有甚于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于所至所見而已也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

外而其胸中一往悠然穆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以若人而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偃仰于金陵曹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于貞父者焉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至白門而獨妙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爲之然使其胸中一作炎冷遠近之想則雖日置身秦淮蔣陵中而其心目已有如不見且不欲見者矣古今眞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樂然予嘗誦其遺物倖遷所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沖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

因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于白門非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撿諸集獨以其在白門者委予爲序似若有所私于予者非謂予能知其白門集之妙也知予之有私于白門而欲遊且止于斯也

秦淮渡頭月搖漾多情鍾山頂上雲游揚盡態

今之相見者
恐俱在名中

潘無隱集序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于古人今之所謂熱者如是而已予則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塗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

逹于古人不巳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紬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言爲冷爲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暾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與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巳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益博取

而厚由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于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為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恍然曆更心易慮四字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于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于成連也從成連東

海之上開海水汨沒山林窅寘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久之烈侯廹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為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為海水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乃友夏也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才而眞自達于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

層遞如根無
其驚態

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者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嚮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者也

落筆若無經意而已伏案其中後則紛紛應之蓋其氣爽而思沉者也

乃欲今用編
強

○○○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鍾子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爲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謂其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以爲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下無人不詩矣卽自予有知以來郡邑中不爲詩者幾人哉定如于其時退然不與人爭默然若有所待及向之爲詩者興盡而返屬厭而自止定如且成進

故非所倡

士作令而陪都儀部郎予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月之綽約賔朋之婉孌幽獨之閒適予鮮不與定如俱而詩隨之始予言詩定如虛心相聽及定如一語之獲一境之會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今以爲氣不豪語不俊不可以爲詩予雖勉爲豪學爲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詩終不能工定如恬朴人也于世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而定如詩獨工世固有不必豪不必俊而能工詩者吾請以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

豪亦與粗俚近俊亦與輕佻近

總不出于自然

不如靜薄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于靜與厚者正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為事之所不可無無故而詩以之興終詘于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詩以之自發其興其發不出于性情而出于聲響于詩何與哉定如之退然默然也其詩固久已足于中其出而為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屬厭而自止之時也予與定如同里矣相與以詩老肯聽定如之盡而返屬厭而止哉然則定如之詩未可以陪郎草蟲也

錢竹初全集

其曰陪郎草者自題其作陪郎詩草也根于性靈則靈發于積厚則厚厚者出于有意無意之間詩自可名矣若以聲譽在心不免逐物忘已詩歸選旨于此可見